**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

（请在以上方框内打“**√**”）

学位论文作者： 钟秀雯（签名）

日期： **2020** 年 **6** 月 **20** 日

**摘 要**

唐泽雪穗在《白夜行》这部小说中给人一种精于算计、自私冷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毒女人形象，本文通过对《白夜行》主人公唐泽雪穗的性格特征进行分析，对其性格形成的内外原因进行探讨，唐泽雪穗的种种罪行，跟她幼年时期复杂的经历、强烈的自尊心和价值观影响有关。唐泽雪穗角色的复杂设置，体现了作者东野圭吾对原生家庭的重视和人性的思考，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

**关键词：**《白夜行》唐泽雪穗 形象 特征 意义

**Abstract**

Karasawa Yukiho in the novel *Into The White Night* gives a kind of vicious woman image, which is good at calculation, selfish and cold, and unscrupulou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s of Karasawa Yukiho, the hero of *Into The White Night*, and discuss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his character. All kinds of crimes of Karasawa Yukiho are similar to her complicated experience and strong self-esteem in her childhood ,It's about the impact of values. The complicated setting of the role of Karasawa Yukiho reflects the author's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ortance and humanity of the original family, and the hateful people have their pities.

**Key words:** *Into The White Night*；Karasawa Yukiho；image；features; significance

目 录

一、引言 1

二、唐泽雪穗性格特征 1

（一）精于算计 1

（二）自私冷酷 3

（三）沉着冷静 4

三、唐泽雪穗性格形成的原因 5

（一）外因 5

（二）内因 6

四、桐原亮司对唐泽雪穗的意义 7

（一）人生的痛苦 7

（一）人性的救赎 8

五、唐泽雪穗形象的社会意义 8

（一）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8

（二）丑恶人性的复杂性 9

（二）社会悲剧的曲折性 9

六、结语 10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2

**试析《白夜行》唐泽雪穗的人物形象**

钟秀雯

1. **引言**

东野圭吾，1958年2月4日在日本大阪出生。代表作品有《嫌疑人X的献身》、《流星之绊》、《白夜行》等，被称为日本推理小说天王。东野圭吾一开始是一边担任生产技术工程师一边写作，1985年，凭借《放学后》获得第31回江户川乱步奖，从此成为专职作家。东野圭吾早期的创作以缜密的剧情布局和流畅清晰的校园推理为主，后期的创作逐渐打破传统推理的形式，写作范围涉及多个领域，文字精雕细琢，情节跌宕起伏，令人回味无穷。

《白夜行》是东野圭吾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从当铺老板桐原洋介被杀于废弃的建筑大楼开始，围绕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两人不寻常联系展开，并通过诸多人物的有限视角以及多处伏笔的描写渐渐剖开所有事件的始末，在警察笹垣润三经过长达十九年的追踪调查，终于使真相大白。

唐泽雪穗是《白夜行》中的女主人公。在小说中，唐泽雪穗是一个性格极为复杂的人物，在作家的妙手处理之下，她的性格十分饱满，既有知性、大方、温柔、善解人意一面，又沉着、自私、冷酷。本文试着对这个人物进行剖析，分析她的性格特征形成的原因，以探讨作者试图体现的人性之恶。

1. **唐泽雪穗性格特征**

唐泽雪穗原名西本雪穗，4岁时父亲死于意外，由母亲西本文代单独抚养长大。11岁时被母亲逼迫贩卖身体给有恋童癖的桐原洋介和寺崎忠夫等人，心理上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12岁母亲离世后被唐泽礼子所收养，改名唐泽雪穗，处心积虑走向上流社会。22岁与相恋四年的男友高宫诚结婚，结婚两年后为走上上流社会，设计与高宫诚离婚。29岁与筱冢药品的董事筱冢康晴结婚，做到了处于上流社会并事业稳定的双丰收。因为母亲对雪穗的扼杀，体会到没有钱就要卖身的痛苦经历和害怕未来还要继续经历卖身的苦日子，所以雪穗一生都在掩饰内心，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也正因为有这些的经历，唐泽雪穗呈现出了以下的性格特征：

**（一）精于算计**

精于算计是唐泽雪穗最突出的特征。文中体现这一点的情节比较多，例如盗取辅导老师中道正晴《Submarine》游戏、泄露高宫诚公司开发的程序等，最能够体现唐泽雪穗精于算计的巅峰，是她设计自己的婚姻和母亲西本文代自杀这两部分。

1. **婚姻**

唐泽雪穗的婚姻不是爱情所结的果，而是利益的需要才有结婚和离婚。雪穗和高宫诚开始交往，是发现喜欢的筱冢一成并不倾心自己，转移目标向有富裕家底的高宫诚，因为她大家闺秀的身份要配上有一定家底对家，才不会显得她下嫁于他人导致失去面子。婚期三个月前，雪穗开始监听高宫诚的电话，发现高宫诚移情于三泽千都留，并要在结婚前一晚向三泽千都留坦白心意。雪穗当天就拖着高宫诚去约会，等晚上他们要见面前，让桐原亮司假扮刑警办理案件支开了三泽千都留，高宫诚见不到三泽千都留悻悻而归，第二天认命和雪穗结婚。

两年半后，雪穗有了一定的金钱基础，计划和本来就没有爱情的高宫诚离婚，查到了三泽千都留在一个高尔夫兴趣班学习，骗高宫诚去参观兴趣班，让他遇到三泽千都留旧情复燃，再利用“家暴”促使她和高宫诚离婚。

1. **钥匙**

发现西本文代煤气中毒身亡那天，雪穗找了田川不动产的管理人田川敏夫一起去发现西本文代尸体，共同成为目击证人。

雪穗去找田川敏夫帮她开家里的门，先亮出没带钥匙的借口，再把没带钥匙的原因推给了西本文代，“我妈妈说过今天她不会出去...所以我没带钥匙就出门了。”[1]雪穗这样说丝毫不会引起别人怀疑，人们总会觉得孩子贪玩、忘性大，没带钥匙是经常发生的事，父母在家时不是每个孩子都还把钥匙带在身上。且“使用备用钥匙时必须有田川不动产的人在场，他们与公寓所有权人的契约当中有这么一条”[1]，唐泽雪穗与西本文代两个人生活，雪穗知道这一条规定，利用这一条规定叫不动产管理者田川敏夫帮她开门，打开房门时再一同发现煤气中毒的西本文代。不是独自一人发现自杀身亡的西本文代，为她排除掉许多琐碎的麻烦。警察更多关注的是第一目击证人。加上目击证人是一个大人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警察更愿意相信前者的证词，这样雪穗也能摆脱成为杀害西本文代的嫌疑人。

雪穗总会提起钥匙没带在身上，雪穗真的没有带钥匙吗？中道正晴问起钥匙上串着的钥匙圈，得到的回答是那时钥匙圈也串着家里的钥匙。雪穗把钥匙放回口袋时“钥匙圈上的小铃铛发出了叮当的声响”[1]让人联想到雪穗找田川帮忙开门时，田川所注意到的是“雪穗没有背小学生书包，而是提着红色塑料手提书包。每动一下，她的身上便传出叮当作响的声音。田川对于那是什么铃铛感到好奇，用心去看，但从外表看不出来。”[1]唐泽雪穗不是一个单纯的孩子，她知道摆脱母亲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摆脱母亲的控制，另一个是母亲不存在。第一个方法弱小的她无能为力做到。察觉母亲有自杀倾向，有机会实现第二个方法。唐泽雪穗是带着钥匙的，她去找田川之前先回过一次家，发现母亲准备自杀，于是将计就计，让母亲自杀。雪穗再把现场布置成意外，她希望以后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意外死亡，而不是畏罪自杀，不用受他人八卦。

**（二）自私冷酷**

除了精于算计以外，唐泽雪穗的第二大特征是自私冷酷。如果说唐泽雪穗协助母亲自杀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她对同学藤村都子和川岛江利子的设计，则显得自私冷酷。

1. **同窗与名声**

就读于清华女子学院初中部的藤村都子有才女之称，她对同校唐泽雪穗怀有敌意，把雪穗当成竞争对手。藤村都子争强好胜，还好说人是非，她的朋友居住在雪穗老家附近，听说过一些关于雪穗的传闻，出于竞争的心理的藤村都子四处散播雪穗的过往。雪穗与桐原亮司合作，让桐原亮司袭击藤村都子，双手捆绑、脱掉衣物造成被性侵的模样，导致藤村都子精神大受打击。雪穗则安排跟朋友一起发现藤村都子受害的现场。这件意外后，雪穗不再有人讨论她的过往，而藤村都子却陷入被性侵的传闻。

藤村都子散播谣言是错误行为，但在雪穗的立场上来看，已经摆脱苦楚的她不想再受到任何流言蜚语，现在的她是重新的开始，不允许有人破坏这份新开始，能干脆的阻断谣言是最好的做法。袭击藤村都子既能除去谣言的源头，也能让同学们转移舆论的方向。

1. **好友与利益**

唐泽雪穗上大学后选择加入的社团是社交舞社，是基于努力向上发展的宗旨，因为社交舞社多是上流子弟参加的社团。社长筱冢一成出身豪门，雪穗以筱冢一成为恋爱目标，可筱冢一成心仪的不是光鲜亮丽的雪穗，而是雪穗平凡无奇的朋友——川岛江利子。对于川岛江利子，雪穗更多把她当作是突出她魅力的工具。要使恋爱目标能够注意到自己，只有恋爱目标的心仪人物不存在。指使桐原亮司去“玷污”川岛江利子，拍摄不堪入目的照片寄到江利子家里，用照片来威胁她，使她开始害怕而躲了起来，重新变回了以前平凡无奇的川岛江利子；再把筱冢一成的前任女友仓桥香苗制造成嫌疑人洗清自己。这样做成功让江利子消失在筱冢一成面前，自己才有接近筱冢一成的机会。

把一颗即将发光的金子掩埋，川岛江利子再也不敢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闪光点，“她决定，从今以后，绝不再引人注目，要躲在别人的影子下生活。”[1]唐泽雪穗想要向上发展，必须把阻碍到自身向上发展的障碍物在眼前除去，她人的名誉与清白都毫无干系。

**（三）沉着冷静**

唐泽雪穗很少给人一种她是一个单纯的女孩感觉，她活在一个不安稳的环境之中，生活的平静早被人打破，对世界不再充满美好的幻想。

1. **发现西本死亡**

唐泽雪穗的沉着冷静不是一蹴而就拥有的，而是在破碎的家庭环境中一步一步磨成的，设计杀母是体现唐泽雪穗沉着冷静的起点。雪穗借忘记带钥匙原因找田川敏夫帮她开家里门。田川敏夫打开门后闻到家中的煤气味，急忙关掉煤气开关、打开窗户，回头看到西本文代脸色发青的模样，直觉告诉他西本文代已经没救了，她的肌肤没有任何一点生气。拿起旁边的电话犹豫着是要打给医院还是警察局，这时的雪穗还停在门口，对屋内的田川敏夫问道“死了吗”？[1]没有立刻得到回复又重复问了一次，“我妈妈死了吗？” [1]这时的雪穗要的是确认计划的结果，却忍住冲动不直接进去查看母亲的情况，她知道冲动的进去检查，可能会被有心人怀疑，或者留下不必要的证据，最好是做法是忍住一切躁动的情绪，静静等待结果，她才能全身而退。

1. **藤村袭击事件**

唐泽雪穗与桐原亮司合作藤村都子的袭击事件，亮司去袭击藤村，雪穗找人一起发现被袭击的藤村。回家路上雪穗先跟江利子说需要打电话回家跟唐泽礼子报平安，真正目的是确认亮司已成功袭击藤村，才能进行下一步计划。再跟川岛江利子说电话内容是“我妈妈叫我赶快回家”[1]，利用这一理由选择可以快速到达家里的近路，也就是藤村被袭击的地方，途中引导川岛江利子一起发现受害的藤村。发现藤村时所表现害怕恐惧的动作、语气极为自然，在接受警察的侦讯时极为配合的认真态度，让人察觉不出这件意外跟雪穗有一丝联系。事发之后，雪穗跟江利子一起上门藤村家探病，打探藤村有没有看到亮司的长相，并安慰藤村母亲并强调说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博得他人对她的好感，摆脱嫌疑。

1. **桐原亮司之死**

体现雪穗沉着冷静的最高点是桐原亮司的死。小说结尾处写到亮司为了摆脱警察笹垣润三的追捕，毅然选择自我了结生命。面对亮司的死，她不像店长脸色铁青的出现，也不像路人一样受到惊吓，而是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不可以在脸上做出表情来表示自己的震惊和悲伤，她知道要是表现出一丝崩溃，前面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有的收获将化为乌有。矢口否认认识亮司后转身离去，留下的只有白色影子的背影，如幽灵一般的背影。她绝不能回头，她再也回不去了，努力控制好的情绪，可能会随着回眸而彻底失去控制。现在的她除了选择忍受，没有第二条路了。沉着冷静是她性格的优势，也是她成功施展犯罪计划的关键。

1. **唐泽雪穗性格形成的原因**

综上所述，唐泽雪穗从小就是一个精于算计、自私冷酷、沉着冷静的人。但这样的性格特征，主要来自于一个复杂的人生阅历，导致她成为如此面貌的原因，包括有：

**（一）外因**

1. **经济困难**

小说以日本泡沫经济时期下的社会为背景，泡沫经济的袭击导致一大批企业和工厂倒闭，使一大批人瞬间失业或择业者无业可择，雪穗家是泡沫经济影响下的后者。

雪穗的童年是痛苦而悲惨的，四岁的时候父亲在工地发生意外，由母亲西本文代单独抚养雪穗一人。父亲的离去让家庭收入陡然减半，家庭经济来源靠西本文代做家庭代工和乌龙面店服务员，经济收入远远不够维持家里的开支，金钱入不敷出，物质方面得不到满足。居住环境杂乱不堪，“由铁板和现成木板随意拼凑、杂乱无章的密集建筑中，像被烟熏染过的灰色外墙沾满了深黑色的污渍...西本文代住在一O三室。由于紧邻隔壁建筑，一楼几乎无采光可言，昏暗潮湿的通道上停放着生锈的自行车。”[1] 经济上的不允许，雪穗只能就读毫无管理秩序的公立小学，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到12岁。

1. **母爱缺失**

母亲西本文代迫于金钱的困扰，将雪穗的身体卖给有恋童癖的桐原洋介，卖给他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桐原洋介接触雪穗一段时间后，打算将雪穗占为己有，向西本文代提出用一百万买下雪穗，这样一来西本文代也能再也不用为金钱而发愁。但雪穗真的只有桐原洋介这一个买主而已吗？雪穗安慰筱冢美佳时说：“那时，我比现在的你还小，真的还是小孩子。但是恶魔不会因为你是小孩子就放过你，而且，恶魔还不止一个。”[1]就暗示了年幼的雪穗曾遭受母亲多次的贩卖。西本文代为了赚钱，将雪穗的身体卖给各式各样的人，有恋童癖的桐原洋介仅仅是客人之一。母爱的缺失，是影响雪穗性格的根本点。年幼丧父，母亲又逼良为娼，本该是充满阳光的童年不复存在，令人绝望的原生家庭，激发了唐泽雪穗身上的人性之恶。

1. **非人经历**

唐泽雪穗的经历在小说中都是通过他人的视角展示出来，她有不属于平凡人应有的经历。母亲因为金钱的诱惑迫使未成年的雪穗像商品一样被贩卖去和成年男子发生性关系，即使拒绝发生性关系和身体还未发育完善，还是被迫发生关系，这样的行为和被强奸没有什么区别，雪穗在环境和母亲的压迫下，察觉到母亲想自杀的行为，宁愿破坏人们口中的伦理道德，帮助母亲自杀，给自己一次重生的机会。在小说看雪穗的过往，理解了作为孩童的她所经历的体验，所以她希望自己能坦然地行走在阳光下。

**（二）内因**

1. **脆弱的内心**

唐泽雪穗认为所有的遭遇都源于自己出身卑微、母爱缺失、家庭贫困，多次被迫出卖身体的经历都使她身心备受摧残。出身卑微和家庭贫困可分为外界对她的伤害，或许勤勉一点可能使这些情况能有所改善，但西本文代想让现状立马有所变化，将雪穗贩卖给桐原洋介和寺崎忠夫等人。卖身时，身体承受着不该属于这个年纪的痛苦，卖身后，心里的苦楚需要自己承担并化解。筱冢美佳被设计强暴后晚上会害怕的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被强暴的情景。雪穗安慰美佳时有意说起：“现在的你，就是那时的我。”[1]吐露出雪穗小时候被卖身每个夜晚的心情，西本文代为了一己私欲，逼迫雪穗受到非人的思想折磨。十一岁的孩子身体还在发育阶段，稚嫩的身体要遭受不适合的摧残，这是肉体上的伤害；每个人创伤的遗忘程度和创伤的严重程度不同，[2]人对伤害是有记忆的，就算换了环境，面对不同的人物，但伤和痛还是存在于心里的，雪穗的心里有一块石头，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一抔粉尘。这种伤害永存于心。

1. **强烈的自尊**

直到桐原洋介和寺崎忠夫两个买主相继离世，雪穗认为自己得到了解脱。所以她一直向往能进入上流社会，要求受到他人和集体对她的尊重，过上富裕的生活。她渴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地位，脱离贫民气息，为此做出了努力，使得自己像污泥里的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慢慢淬炼出一种来自上流阶层的优雅气质。藤村都子四处散播雪穗过往，雪穗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害怕已经构建完好的形象被破坏，不容许别人侮辱或歧视她，所以一定要除去藤村都子。川岛江利子的闪光点突然大过雪穗的光芒，雪穗不能接受平时像星星一样存在的人跃身一变成为耀眼的太阳，抢走属于她的位置。

随着自尊心一点一点的增长，雪穗再也不允许自己有一丝的失败，也不允许事情有一丝的败露。她要完全摆脱过去，未来做到自我实现，她必须除去阻碍她的障碍物。

1. **病态的价值观**

在大众眼中，雪穗是会经商、温柔、知性的完美女性的形象。在男人眼中，她举止优雅，茶道、插花、料理都不在话下，是完美妻子的形象。长大后的雪穗变化如此之大、如此努力地改变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雪穗曾对养母唐泽礼子说过一段话：“在我原来的家里听着亲生母亲说的话，无意间我也学会了肮脏的语言。”[1]可以看出雪穗对自己原来的出身产生着排斥心理，并且介怀母亲低下的素养，觉得不应该学到肮脏的语言。家境贫寒已经心存芥蒂了，素养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让雪穗觉得低人一等，跟同级的同学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因此重视改造自己，始终把金钱名利作为人生的至高无上的追求。[3]

她利用婚姻，雪穗生活在没有爱的环境里，没有体会过爱、感受过爱，所以她也就不知道如何去爱。[4]大多数人认为爱情的结果是婚姻，可在雪穗的认知里却不是，她认为婚姻是获取金钱和地位的最佳途径，所以设计了和高宫诚的结婚与离婚，并利用假的验孕棒欺骗高宫诚，让他怀着愧疚的心情、死心塌地地经营两人的爱情。

1. **桐原亮司对唐泽雪穗的意义**

桐原亮司的存在对唐泽雪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白夜行》中，大多数人认为雪穗和亮司之间的关系能够一直维持，是爱情的效果。但仅仅用爱情来解释两人的关系就显得有些以偏概全，维持他们关系的更多是精神上的羁绊。

1. **人生的痛苦**

对唐泽雪穗来说，每次面对桐原亮司无疑是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挑战，亮司知道雪穗最在意的也最想忘记的过去，雪穗家境穷困、母亲无情、身体被贩卖等事实，亮司见证了雪穗的心酸路程，也见证了她一步一步走到上流社会。雪穗觉得在亮司面前她无所遁形，她的里里外外都被亮司看的一清二楚。

雪穗摆脱母亲的控制后，她和亮司都成为杀父弑母背负罪孽的人，他们知道双方难以启齿的秘密，他们需要互相依靠扶持。亮司每一次面对雪穗都带着惭愧，他认为父亲桐原洋介对雪穗造成了伤害是无可置辩的事实，心理的伤害超过了肉体的伤害，父亲的罪孽施加在亮司身上，亮司这一生只能不断地帮助雪穗，为父亲赎罪。但亮司抱着这种想法和心态，对雪穗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双方相处时做不到坦诚相待，两个人的心中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芥蒂。

1. **人性的救赎**

从警察笹原润三的推理中可以猜测出，桐原亮司的父亲桐原洋介会被杀害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身上带着一百万而被人抢劫并杀人灭口，而是恰巧被在通风管玩迷宫游戏的亮司碰见了与雪穗肮脏的交易，冲动杀死了父亲，这是亮司无意中对雪穗最初的救赎，是他让雪穗脱离了其中一个虎口。

小说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来推进整个故事，唯一一次展示了雪穗的内心想法，是在滨本夏美与雪穗的一次对话，“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1]从雪穗口中说出了内心想法，雪穗从童妓经历开始，人生布满了黑暗，她的人生不会有太阳的照耀，她感到害怕和不安。亮司的出现代替了太阳，虽然他不是光明又炙热的太阳，但却为雪穗黑暗的人生射进一丝亮光。支撑雪穗坚强前进的动力皆来自亮司，能够替代太阳的光，其所指即是亮司。[5]亮司的存在，是帮助雪穗脱离痛苦的贵人，让她有机会打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雪穗的每一次犯罪，亮司是她坚固的依靠，也是帮助前进的动力。

1. **唐泽雪穗形象的社会意义**

从以上原因来看，唐泽雪穗复杂的人生阅历对她的性格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正是这样，我们才觉得这个人物既可恨又可怜。雪穗的事迹只是一个女孩的成长故事，却能在其中看到一个现代化过程的问题。

1. **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原生家庭是指子女还未成立新家庭的前提下，和父母组成的家庭。原生家庭在儿女童年时期，做出一些令儿女痛苦、强烈的经历，可能会在无意中影响他们的一生。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6]是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语，一个幸福的家庭是父亲被尊重，母亲被宠爱，孩子被接纳。唐泽雪穗生活在贫穷的单亲家庭，并没有作为一个孩子被家庭接纳，而是被迫成为用身体赚钱的商品。家长是儿女的第一任教师，带给儿女的一切可能影响儿女的一生。西本文代把雪穗当商品，不曾给予她关怀，亲手毁掉了雪穗，让她学会了察言观色、心思缜密、自私冷酷地生存。与桐原亮司合作袭击藤村都子、“玷污”川岛江利子、玷污继女筱冢美佳。杀害会暴露自己与亮司关系的私家侦探今枝直巳，杀害威胁自己事业发展的养母唐泽礼子。每一次都经过详细计划，计划犯罪都是经过精密的计划，是犯罪者自身冷静地在实施犯罪。[7]当有人成为阻挡他们发展的障碍时，他们会做好万全的计划扫除障碍。“她只是在利用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甘被她利用的人或成为她障碍的，她都会选择毫不留情的铲除，不论生或死。”[8]雪穗的处事方法变得如此无情，原生家庭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

1. **丑恶人性的复杂性**

雪穗陷害或控制对她不利的女孩子时，雪穗采用的手法基本都是同样的——童年时期遭遇的方式。她深刻体会到这种事情是难以启齿的，且被袭击的事情传出去，不管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人们都会议论事实真相是真是假，最后只能演变成事实的真相由他人来下定义。雪穗对自己耻辱的隐瞒只能说明她在内心中根本没有走出童年的心理阴影。[9]她想要制造更多的人，和她拥有相同的创伤，多一个人就多一个感同身受的同伴。这也间接地看出人劣根的存在，当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恶念，人的本性就有可能发生质的裂变。[3]把自己的伤害强加在他人身上，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就是人性的悲剧。童年时期的遭遇制造了长大后的恶魔，雪穗在童年中受到遭遇留下的是深深的心理创伤，让她今后对待事情的处理方式变得扭曲，常常采用之前自己遭遇的方式陷害对她不利的女孩子。[10]

1. **社会悲剧的曲折性**

川岛江利子曾说过“她吃过的苦，一定不是无忧无虑地长大的自己所能体会的。”[1]应该是天真浪漫的年纪，生活在一个灰尘满天，破破烂烂的地方，“一些小老百姓像虫子一样蠢蠢欲动，只有一双眼睛特别锐利。那是个丝毫大意不得的地方”。[1]雪穗在这样的环境中明白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现实的差距，社会教会了她不合理的生存环境会成为自身悲剧的诱因，她渴望生存的环境能有所改变，为此不择手段。在渴望中不断放大内心的欲望，欲望不断扩大只能不择手段去获取，欲望的膨胀致使人的贪婪一览无余。

东野圭吾也在书中揭露了未成年犯罪的问题。在桐原洋介被杀现场中警察找不到凶手的脚印，是被现场全是小孩的脚印所迷惑，那里被小孩子都当作游乐场，留有小孩子的脚印是理所当然的，警察错失了这一个重点。西本文代的死定义为自杀，是警察根据屋里的情况而定，唐泽雪穗也有不在场证明。未成年犯罪的原由，是所处环境导致，心思缜密的雪穗以未成年不大可能会犯罪的思想缺口，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雪穗被收养后一直在人前伪装自己，将过去和内心隐藏起来，她在人群中戴着面具穿行。童年受过的伤害，习得一辈子都要活在谨慎与小心翼翼的算计，最痛苦的是她自己。但是，自身经历的可怜，并不是一个人可以用来伤害另一个人的原因。由可怜的受害者变成可恨的施害者，这个过程令人深思。我们不能满足于作家对这个事件的曲折性的津津乐道，而是应该看到，作家如何通过唐泽雪穗，告诉我们，人性是如何被扭曲的过程。

1.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唐泽雪穗人物形象的饱满。唐泽雪穗是《白夜行》中最重要的人物，为了改变自己命运，挣脱束缚后努力向上发展，做出一些可恨之事。但如果没有唐泽雪穗的精于算计、自私冷酷、沉着冷静、令人讨厌而又同情的形象，《白夜行》的整体就不可能如此饱满，东野圭吾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丰富的人物。唐泽雪穗的独特经历、行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思考——唐泽雪穗为什么变得如此之恶？导致唐泽雪穗如此面貌的原因是她复杂的人生阅历，生活在家境穷困、得不到父母疼爱、被迫贩卖身体，脆弱的内心不断遭受外部攻击，又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用自尊心和能力去反击不甘。谁是犯人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犯罪背后的人性和社会因素。[11]在雪穗身上，体现出原生家庭环境和父母教育的重要性，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和不良的社会环境也影响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我们唾弃犯罪分子时，有没有想过在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变得如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无缘无故就成为罪大恶极的人，还是因为一点又一点的积累与强大的冲击导致。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

**参考文献**

[1]东野圭吾.刘姿君译.白夜行[M].2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23-521.

[2]潘架丹.创伤性记忆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J].新课程研究，2019-8.

[3] 王琦.日本电影《白夜行》的人性悲剧及启示[J].环球众衡，2014（2）.

[4] 贺春健、郭一鹤.悬念背后的疼痛与温情——解读《白夜行》雪穗和亮司的爱情悲剧[N].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12.

[5]石宝光.从内视角看《白夜行》中桐原亮司形象[N].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0.

[6]列夫·托尔斯泰．杨楠译．《安娜·卡列尼娜》[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1.

[7]姜丽.《白夜行》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及人物犯罪造型方法探究[N].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10.

[8]杜艺.《白夜行》中唐泽雪穗和《飘》中斯佳丽人物形象相同点探析[J].a语文学刊，2015（6）.

[9]邱晶、杨深林.被放逐的幸福——论东野圭吾《白夜行》的人物形象[N].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10]张骞文、潘希迁.从《白夜行》看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J].度假旅游,2019-2.

[11]牛丽.从《白夜行》看东野圭吾侦探推理小说中的人性[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0（7）.

**致谢**

我天生不自律，无数个熬夜的夜晚都怀着一丝小确幸，当学生真是无忧无虑，天塌下来都有长辈在顶着，当一大堆事情一拥而上时，才会慌张的思考自己的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写完这篇论文，心里怀揣不安，是时候在大学生活划上一个饱含沉重的句号，就如大家常写的：所有故事都会结局。

论文停笔之时，复杂的情感反复涌现，衷心感谢论文指导老师刘健老师在这段时间对我的关怀和悉心的指导，能够在刘健老师的指导学生中占一席之地，实属有一些幸运。论文的选题及写作过程在刘健老师的严格监督和细心指导下完成，平时上课不曾见刘健老师拿着讲稿或教案上课，经常是脱课本讲课，遇到不明确的问题总会现场找到答案，脑子藏了不知道几百箩筐的知识。在这次被指导的机遇下，再一次看到他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处事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看到我犯下浅显的错误，从不严厉批评，会当作小事情提醒，希望我养成良好的习惯，对我提出的每个问题，无论难易都会给予耐心地回答。感谢刘健老师的谅解和包容。从论文选题到反复修改，期间经历了痛苦、彷徨、喜悦等复杂情绪，如今，迎来了论文的定稿，复杂的情绪烟消云散，满满的成就感溢出瓶口

我将要结束我的学业了，在这里向指导老师、所有的任课老师、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和同学们诚挚的说一声感谢。求学的历程固然是艰辛，但不忘期间的得到的欢喜。

也向我的每一次失败鞠躬表示感谢。